

温情端午，邻里情长

司德珍

端午节还没到，粽子就摆满了商场的货架，肉粽，蛋黄粽，八宝粽，榴莲粽，让人眼花缭乱。见到这种场面，我怀念起小时候的粽子来，那时候的粽子没有太多讲究，往往是家里有啥就放啥，大豆、小豆、花生、红枣都可以，青绿的苇叶包裹着雪白的糯米和简单的配料子，古朴简约。

那时，母亲包的粽子最是俊俏，每一枚都能单独站立，即使煮熟了，也不会松散，而味道更是让人赞不绝口。每当端午的前几天，我家就热闹起来了，来来往往，都是来找我母亲帮忙包粽子的人，她们一只手拎着糯米和配料，另一只手抱着一束苇叶，这个说，她婶子，麻烦你给帮帮忙，我家孩子就爱吃你包的粽子了。那个说，她大娘，我这两天地里的活紧，腾不出手来，这包粽子的活还得辛苦你啦。母亲并不推诿，微笑着接过大家手里的东西，并一一报数，谁家的原料能包多少个粽子。母亲包的粽子多了，打眼一看原料，就能估算出粽子的数量。

到端午这天，母亲半夜就起床，泡苇叶，剔枣核，裹粽子，包完这家的，再包那家的，忙忙碌碌，几乎累得直不起腰，但她却从未收过任何报酬。不是人家不给，是母亲不肯要，我亲眼看见很多人往母亲手里塞钱，或者是留下几个粽子，作为辛苦费，但都被母亲拒绝了。她说，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，她不过是举手之劳，要报酬可见外了。别人拗不过她。

我十二岁那年，祖母生了场大病，不仅花光了家里的积蓄，还欠了一堆债务。那段日子，我们日日稀粥配咸菜，过得格外艰辛，本以为到端午节这天可以改善一下伙食，吃上香甜的粽子，却从母亲口里得知，家里穷得只剩小米和棒渣了，今年只能过一个没有粽子的端午节了，这令我很是沮丧。

端午节的前两天，我家又来了不少请母亲包粽子的人，看着他们手里提着一兜兜包粽子的原料，我羡慕不已。母亲照例接过那些东西，给每个人估算粽子的数量，但唯一不同的是，那些人并不像往年一样，放下东西就走，而是有一句没一句的与母亲聊天，聊祖母的病情，聊家里的状况，每个人都宽慰着母亲。那年找母亲帮忙包粽子的人多过平常，也格外奇怪，他们似乎很好奇别人家的原料，不是张婶解开了李婶家装红小豆的袋子，就是王奶奶扒拉开了李大娘的糯米兜子……

端午这天，我刚起床就看见母亲蹲在院子里对着一堆盆盆罐罐出神，我走近了一看，那些器皿里都余下不少原料，这个盆子里有点糯米，那个盆子剩点豆子，那个碗里余下几枚红枣，母亲喃喃自语，这是怎么回事呀，每个粽子的分量大小没变，怎么每家的原料都会多出来呀？正疑惑着，人们陆续来取粽子了，母亲指着余下的那些料，一脸愧疚，说，真对不住了，不知怎的余下了这些料，因为不是一家的，她不好做主包在一起。邻居们都笑着说，我就拿包好的那些粽子，余下的料可不是我们的，你自己看着处理吧。母亲忙说不行，让他们把各家余下的料都拿走。

这时，李奶奶说，那些料原本就是给我们的，怕母亲不肯收下，大家才偷偷放进去的，至于，谁放的啥原料，又放到哪家的兜子里了，他们不记得，也就没法拿走了。闻言，母亲感激万分，一个劲儿地跟大伙道谢。李奶奶摆摆手说，谢什么，咱们乡里乡亲的，谁家还没困难的时候。就这样，母亲用乡亲们给的原料，包了满满一大锅粽子，够我们一家人吃好几天的呢。那是我吃过的最香的粽子，也是我第一次明白了什么是邻里情长。

端午粽香

吴江

告诉我三角形的是红豆，锥形的是咸肉，菱形的是蜜枣，方形的是……并告诉我，给母亲与弟弟同样备了份，才知道又是一年端午节快到了。

往年快到端午节时，街巷里满是菖蒲、艾草和粽叶的叫卖声，今年因为疫情，风景不再。收到小妹送来的粽子，细品清香，心里又想起了儿时过节时的欢愉与温馨。

那时母亲包的只是包糯米的净粽，香而甜的味道一直留在我的心里。夕阳下的青石小院，母亲像往年那样，静静地坐在石榴树下，一手抓着雪白的糯米，一手托着碧绿的苇叶，包着粽子。榴花嫣红如霞，不时有一片落在她的黑发上。那时，母亲年轻，眉目如黛。

风箱呼噜响起，炊烟满村飘扬，空气中弥漫着粽香和艾香。小伙伴们或系放在手腕上、或挂在脖子上，拿着五彩网兜装着的三角形、方形粽子，系上吉祥的五色线，一路嬉戏、玩耍。

记得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读高中时，学校离家有近30里路，住校。一日晨起早读，在雾霭中见到了发丝上沾着露珠的母亲，笑咪咪地给我送来了香气四溢、热乎乎的粽子，才知道时节已到端午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为了让我吃上热粽子，母亲包裹、煮熟、赶路……应该彻夜未眠吧！

后来，粽子里逐渐有了红豆、火腿、香肠、蜜枣等配料，人们似乎更懂得吃，更会吃！现代人过日子简约、明快，我问一个同事端午节到了为什么要吃粽子，他一脸的茫然，还有多少人会惦念这小小的端午粽子呢？

又到端午节了，粽子的清香飘荡在五月的花香里，流淌着浓浓的亲情。在这疫情静默的日子里，能够吃上香溢可口的粽子，沉浸在几千年的人文情怀中，心里便绵绵滋生出对屈原一份深沉的思念，一份遥远回忆，心里无端涌起莫名的感慨。虽然汨罗江畔那个身着一袭长衣的屈子早已不见身影，但是多少年来，后人还在高歌吟唱着他的《离骚》《天问》《九歌》，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，依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有志之士。



《丁香》 古拉·博格丹诺夫-贝尔斯基

玛咖 供图

县城的夏天

李曉

我住进县城那家小旅馆时，已是凌晨1时多了。

县城那家小旅馆的老板跟我说，过了半夜，住店价格会给打6折，于是我就磨蹭着去县城闲逛，捱到了半夜才去登记住店。

那天是1990年夏至，这天我写了关于夏天的3首诗，把诗歌手抄本拿到县城去给杨看一看，同时让在县政府上班的诗人何哥指正。日落时分，西天的晚霞把白天燃成了灰烬，回江南小镇的渡船已经停航，我只有住在县城了。

杨是我在县城的恋人，她母亲是裁缝，在县城里做服装生意。杨看中的是我的一点所谓的才华。那是文学发烧的年代，在县城灰尘滚滚的马路走上路，手臂里夹着某某诗刊某某文学杂志目光火热带着傲气的文学青年们，是县城

的宠儿。我在与县城隔一条大江的一个小镇工作，起初是小出纳，不久成了办公室文书。

那天的骄阳，把县城的沥青路烤得快融化了。我走在马路上，黏糊发烫的沥青把我一双凉鞋的鞋后跟也扯断了，凉鞋成了拖鞋。按照事先的约定，我与杨在她家楼下对面的老巷子里会合。老巷子里青苔漫漫、凉风习习。杨见我趿拉着的鞋，急了，她说：“这是县城，你咋这样吊儿郎当的，诗人更应该讲端正啊。”我还没来得及把新写的诗歌拿给杨看，她便带着我去一家鞋店新买了一双凉鞋。

在老巷子那棵枝叶参天的黄葛树下，杨看了我新写的诗，沉默了。我心有不甘，问她，到底咋样嘛，我准备邮寄给省城的诗刊。省城诗刊的编辑，那位喝酒后骑在雕塑上以为自己骑着战马的大胡子诗人，也是从县城走出去的。我给大胡子诗人写了一封谦卑的信，请他百忙之中看一看并提出宝贵意见。

杨的沉默，让我之前的热情，也燃成了

灰。以前可不是这样的，每逢我写了新诗，第一时间交给杨看，她满是赞誉之词。对她的赞誉，我心理上已经有很深的依赖了。她不肯定我，还有谁呢？那些年，县城里的文人们说，我写的诗，还没入门呐。我明显感觉，县城有一道看不见的城门在排斥着我。

杨说，我们好好谈谈。杨跟我说，你这样昏天黑地地写啊写，也总不是个办法啊！你把写诗当作业余爱好吧。

我咬着牙，心里憋着一口气，凝视着杨说，我要写一个大的，震惊县城。杨问我，有多大，把县城谁震惊了？

我一拳砸在黄葛树上，树皮没破，我的拳头是血。

一路闷闷不乐。杨在老巷子里买了一只芝麻烤鸭，她塞给我嘴里一块。一坨鸭肉，我吃得胸腔里一颤一颤的。

1990年夏天，我邮寄给省城诗刊的诗歌退稿了。蓝色稿签上，是大胡子诗人如中药



《看云对瀑图》（局部）

陈书〔清〕

现藏于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

陈书(1660~1736)出生于浙江秀州(今嘉兴)，以字“南楼”及号“上元弟子”、“南楼老人”著称。她被认为是清代第一位女画家，是秀水画派的开创者。陈书画作题材广泛，人物、山水、花鸟都擅长，属于“全才”画家，其人物画为严谨精细的工笔重彩画，山水和花鸟画注重文人写意，讲究笔墨情韵。她也是钱维城的启蒙者。

当时的女画家由于不便出行，很少以山水作为主题，但陈书晚年通过研习男画家的山水画，专攻山水，创作出了自己别具风格的山水的画作。

供图·配文 络因

沂蒙的主色调

王子君

红色是沂蒙的主色调。这是我走出沂蒙红嫂纪念馆时的深刻感受。

“红嫂纪念馆”建在山东省沂南县马牧池乡常山庄村。村中一条主街长达2公里，两侧的民宅，清一色的石墙、石屋、石街，保留着原汁原味的沂蒙山乡古村风貌。2011年，这个沂蒙山革命根据地中心打造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生态园区。

“红嫂”来源于抗战时期发生在沂南县的真实故事——农家哑妇明德英，在八路军战士生命垂危的时刻以乳汁相救。明德英乳汁救伤员的故事，经由短篇小说《红嫂》及由它改编的艺术作品，早就名闻遐迩。

纪念馆里，还有王换于冒着生命危险创办战时托儿所，李桂芳在孟良崮战役中率领妇女用肩膀扛起“火线桥”……200多位红嫂，塑造出了沂蒙红嫂群像。

常山庄的山不高，庭院之间种满了各种树，“红嫂纪念馆”建成以来，村民们搬进了庄里统一盖的楼房。

园区每天都有很多人来参观、学习。一对母子在细细察看门框上的对联。他们是山东日照人，前不久看了电视剧《沂蒙》，听

了里边的一首歌就想过来看一看。拐过一条小巷里，迎面遇到一对抱着襁褓里孩子的年轻夫妻。

出园区，拐到商业区。说是商业区，其实就是一溜商摊。

商业区没什么顾客，摊主们大都是60岁左右的男人，三三两两凑在一起闲谈。我随口问，在建得这么好的景区里做生意，心情非常好吧？他们热情地说，景区是好，心情也好，但近年受疫情影响，收入不及从前了。以前有地，可以种粮食、土豆、花生、扁豆，一年四季，各季有各季的忙，日子过得很充实。没地了，我们老辈人闲了许多，日子轻松。但年轻的闲不住，都出去打工挣钱了。咱以前是穷，现在发展红色文化，咱是出红嫂的地方，好日子长着呢！

我若有所思。红嫂是这片土地上的精神底色。在红嫂的荣耀里，常山庄人精神富足，生活平静。

放眼望四周，只见周围崮峰相连，景色怡然。一条溪流自山崮间缓缓下来，在园区这段突然开阔起来，聚成一汪清澈的小池塘，山色水影，秋光潋滟。溪岸树木青绿，有红色的芒类植物像火焰一样蔓延。

红色，在蓝天白云、青山绿树和四处飘扬的红旗映衬下，鲜亮、热烈、激情四射。

心中的随身听

王艳

在整理旧物的时候，发现了我学生时代的随身听。

过去十几年，我辗转多个城市，也搬了几次家，每次都会丢掉一些无用的物件，唯有这个巴掌大的随身听一直留到现在。

它是小学六年级时，父母送的生日礼物。那时家里生活拮据，一个几十元的随身听，也是父母攒了几个月的钱才买来的，我倍加珍惜。

小时候，我住的村子很小，玩伴不多，独处的时光居多。就这样，随身听成了我唯一的玩伴。放学路上，我一边往家走，一边听着随身听里的流行歌曲。随着它的曲调时而高兴，时而忧伤，完全沉浸在歌曲的世界，平时背着沉重的书包走在回家的路上，疲惫不堪，有了随身听的陪伴，感觉回家的路轻松了不少。

到了初中，开始学习英语，老师说的英语，我几乎都听不懂，后面的单词表也只会

写，不会读。这让原本内向的自己，又多了一些自卑。那时候没有培训班，我从英语老师那里借来英语磁带，每天早起，寻一个无人的地方，跟着随身听里的声音一遍又一遍的跟读。没过多久，口语有了很大提高，人也自信了不少。

随身听不仅是我的玩伴，更是我唯一的倾听者。它有录音功能，每次遇到不开心的事情，无人倾诉，我便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抹去老磁带的原音，按下录音键，对着它倾诉自己的烦恼、悲伤，还有青春的小秘密。青春年少时很多心里的话，说给它听以后，就会轻松、释怀。

长大以后，随身听渐渐被手机取代，手机不仅能听歌，还有很多功能，操作简单，携带也更加方便。我对随身听倾诉烦恼的习惯，也换成了文字，变成了一篇篇苦辣酸甜的生活记录。

如今又看见随身听，那些尘封在内心深处的记忆再一次打开，让我想起很多青春的往事，想到了生活中曾经五彩斑斓的色彩，青涩而美好。

一生看花相思老

进去以后，发现了更多不知名的花朵，在这个少数民族村落里，总觉得这些花也被笼上了一层薄纱，变得如此神秘起来。在园子的角落里，留有一块绿油油的菜地，菜芽儿长势喜人，期间碰巧看见两位女士在菜地里采摘新鲜蔬菜，手里拿着刚掐下来的嫩芽儿。看见我们俩也是女生，就打起了招呼，得知菜是她们自己种的，也会炒给有需要的客人吃，现摘现炒，这让我仿佛回到了自己的家乡，回到了自家的菜园里。

我问起花园里的都是什么花，她又问我不是喜欢花。曾几何时，一个人痴痴想过，未来某一天如果也能拥有一处小庭院，一定要在里面种满我喜欢的花，让各色花爬满整个篱笆，就那么夜以继日的灿灿开着，可远观

可近看，似火焰、似青春、似爱情。

出门时没有手机，没能留图自恋，只是帮友人拍了几张人和花的美照，人比花娇。说来惭愧，对于这满园的特色花木，我竟然叫不上名字来，只见那儿的花朵硕大、娇艳、热烈、不知名，异域风物。

走进室内，流水叮咚，整个院内多肉长势最好，各种造型和姿态都呈现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感觉，我们一步一步地踏着石块，流水、花香、金鱼儿、以及宁静都从脚下悠悠淌过，如走入仙境一般。不一会儿，一只小猫咪蹿了下来，可爱的小模样让我们忍不住将它抱入怀里。我在一处泉边凝视了很久，想着水边该有三五朵花瓣似舟从水雾中缓缓驶来，落花流水应永远在一起。

和老板打了一个照面，聊过什么已经不

房老先生开具处方般签上的龙飞凤舞字迹，大意是继续努力，诗神在诗歌殿堂召唤你。这一年夏天，我在一本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散文，那本刊物叫《北极光》，是茫茫大兴安岭掩映之中的地级文学杂志。我捧着刊物赶往县城给杨看了，一双梅花鹿的眼睛在我身上闪烁，她说，好！我说，我要写个大的。也是这一年夏天，县政府工作的何哥辞职下海去做服装生意了。

8月，我21岁生日那天，第一次去县城里杨的家，菜很丰盛，家人热情，没说一个关于我写作的字。杨的母亲说，我同杨的爸爸在她3岁时就离了婚，你好好待她。生日那天下午，县城里下了一场铺天盖地的雷阵雨，“轰隆隆”的雷声中，娇小的杨抓住了我的手。霹雳雷声瞬间贯通了我的肺腑，让我明白，在尘世里，我只是一个肉体凡胎的俗人。

一只夏蝉，在夏天最后的浓荫里，完成了它的嘹亮歌唱，等待明年夏天的重逢……

3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，我至今没写出一个大的东西来为我压惊，关于写作的炉火，只是一直没燃尽而已。我也再没跟杨提虚劲了。杨眼角低垂，小小的皱纹爬了上来。在尘世，杨成了我平凡的妻子，相看两不厌的亲人。

前不久，遇见当年的文学青年何哥，他体重160斤了，是有钱人。我同何哥喝了一顿酒，不经意中聊起了那些年在县城为文学发狂的岁月，何哥起身，伸了一个懒腰。我见他眼角上，漫起一层湿润的光。